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要靠科技的推动。但也必须明白,科技解放的是人,而不是欲望

人性的欲望与解放

——从阿尔法狗回到《卡拉马佐夫兄弟》

欧阳

“大众缺乏对科学技术的兴趣。”一部科幻小说引发的哀叹余音未了,探测到引力波,特别是阿尔法狗对“人”的胜利,轻易地就演变为公众盛宴。除了远眺未来,声称逻辑和非逻辑判断决策能力兼备的“阿尔法人”依稀可见的科学家,众多热心的先知,甚至不关心科技的良民都变得激动起来。

与此同时,提出“缸中之脑”的哲学泰斗希拉里·普特南结束了个人生命的最后旅程,反响寂然而声。

这,正是欲望和思想(信仰)的距离。

作为工具的科技

人们对人工智能的趋之若鹜是可以理解的。通常,即使完全不理睬科学家是在搬砖,还是在算麻将的胜负概率,大众都能明白科技的意义:它使我们更富有、更强大,既满足为所欲为的雄心壮志,又为财富膨胀提供强劲动力。当然,它更是人类获得解放、步入幸福坦途的工具。

科学中心主义盛行以来,“科技是生产力的”说法沦为没有异议的陈词滥调,与祖冲之沉迷圆周率不同,今天普罗大众对科学技术的兴趣(主要是其衍生的功用器具),多数时候甚至超过科学家群体。

人们期待科技改变生活,但对其本身的运用可能偏向了歧途:时下的有些科技难道不是满足人类欲望的工具吗?

当然,对科技自身的道德追问没什么新鲜的词汇,发明创造对隐藏现象、潜能的揭示,功劳有目共睹。也是相同的原因,人们对科技本身的欲望被激发,科学行为也因之不受世俗边界的控制。

科学没有边界,这没问题。问题是达成目的欲望也没有边界吗?

欲望并非一定不好。据经济学家论道,是欲望的追逐成就了当下繁荣的社会,这也是致力于科学探索的专家共有的信念。这种论调似乎比韦伯节俭、克制的新教伦理更有说

服力。只是,财富和创造发明的追逐者们,基本上没有余暇精力来关注人们内心的世界。

另一方面,焦虑身心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们不太同意发展是硬道理,改变环境的自我残害也许不足为虑,然而,欲望膨胀造成的心灵冲突是心智无法解决的难题。像《浮士德》功诚的,不经意间欲望会将“幸福享乐”的您打入地狱。

比较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揭示了更残酷的现实:如果抛弃唯一能够驾驭欲望的“神”——对信仰的敬畏,追逐享乐,放纵理性,欲望就会摧毁心灵,而那个负载灵魂的躯体也将难逃厄运……人,并不是理性的。

自由的秘密

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了俄国文学的深度,而托尔斯泰凸显了广度。

这大约是国内文学评论的推测学问。就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深奥难测的是其思想深度,比如宣称上帝死了,鼓吹个人意志的哲学家竟然对这名执著于上帝信仰的作家着迷,有点匪夷所思吧?即便是当代的哲学(思想)家,在论及存在主义,以及人文主义思想的时候,都会溯源到他的作品,其思想深刻可见一斑。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其备受推崇的作品之一。这部长篇小说并非教科书级评论说的那样,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而“揭露资本主义和封建农奴社会的黑暗和罪恶,是沙皇专制社会分崩离析的一个缩影”之类的说法更是不着边际。

这部取材于真实弑父事件的小说,讲述了卡拉马佐夫地主及其儿子们的故事。老地主贪婪且好色到与长子争女人。喜欢声色犬马和刺激的长子德米特里为了钱,也为了女人,对父亲恨之入骨并决意灭了它。受科学思潮影响的次子伊凡是狂热的理性主义者,以无神论拒斥信仰:上帝不存在,“既然没有上帝,那么什么都可以做”,这种理论鼓动了怨毒深藏的私生子斯麦尔加科夫,为取得金钱,他谋杀了地主。最小的儿子阿辽沙深受教士佐西马长老的点化,即使入世亦坚守信仰,成

为平和、友善和慈爱的播种者。结局是无辜长子被判刑,私生子畏罪自杀,内疚的伊凡精神错乱,阿辽沙离家远行。

撇开被欲望毁掉,善良的人未必有美满结局,小说实际上是在讲述生活、生命的荒诞无序,罪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个人都有责任。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说什么是他的事,但故事说出了什么,是后来者应该思考的。

内心的焦虑源于人自身无法在欲望之间取舍,这正是理性难以承载的,就像德米特里,或者是被权力、金钱奴役的你和我。在满足欲望与对他者(社会)的平等尊敬和约束之间,你可以找到,抑或是根本就没想到去探寻那个平衡的支点吗?正是因为欲望自身的冲突,演化出荒诞的人生。

人与人之间的谐和恰适,靠法律和道德就能保持吗?不能。卡拉马佐夫兄弟都受制于法律,内心也有道德诘问,命运之所以不同,正说明人,有着理性无法掣肘的欲望和意志。作者道出了其中的真谛:“魔鬼与上帝在进行斗争,而斗争的战场就是人心。”平复欲望,驱逐心魔只能靠“上帝”。

那个万能的,操控自然和众生的上帝不存在,科学做出了严谨且否定的逻辑证明。然而,和阿尔法狗不一样,控制人们行为的大脑是非逻辑的,在黑箱一样的大脑中,要赶走魔鬼就必须有信仰的位置,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信仰在拷问你的同时,也会让你构建起美好与丑恶的标尺,“上帝”允许罪恶存在,内生的敬畏是使你迈向天堂的信念,心存信仰,才能摆脱那些理性不能辨识的冲突,阿辽沙就在这样一条虽然阳光也许并不明媚,但却沿途安详的道路上。

佐西马长老让阿辽沙还俗了。显然,信仰节制的生活不是离群索居的修道院苦修,而是市井街巷以及宫墙大内园子里本该有的生活。我们只有接纳信仰,而不是屈从于世俗权

力加之于你的思想,或是你试图强加于他者的意志,甚至是驱使你不得不为之舍弃一切——尊严、自由、理想——的欲望,在心灵深处培植、哺育,留驻对生灵、对生活的敬畏,才能从荒诞的生活中得到解脱,世界才是天堂。

科技的美好生活

科技让人类更自由的说法很流行,事实上好像也如此。面对人工智能的突破,欢欣是因为畅想着科技产品的替代作用及关联的更多自由,担忧则基于受限于机器,失去本有的自由。

平等和自由的生活,再加上吃穿住用等这些基础生存状况的优化,即是更好的生活,不过解放了的我们,如果仍然不能摆脱欲望的裹挟,生活更好的说服力会不足。

吃得更好了?未必,比如牵扯到抗生素和激素,吃的更差更可信。居住条件变了?好像也是伪命题。想到更受追捧,自然环境适意的宅院,农业社会的生态建筑不是更惬意?……那些梦想草原、臆想远方的情思,即使排除水泥格子对心绪的折磨,生活更好了吗?

说到闲适,有研究表明农耕时代的人类,平均下来每个工作日的劳作不超过3小时,紧张程度就不拿来添乱了,享受细致分工硕果的您现在每个工作日要辛苦几小时?至于平等,数据表明,工业革命后,特别是信息浪潮以来,成倍增长的社会财富日益向少数集中,在资本和技术的双重控制下,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按媒体统计,1978年至2011年区间,美国CEO的平均收入暴增727%,但工人平均薪资仅增6%,这意味着在富人资产爆炸式膨胀的同时,穷人收入一直在原地踏步,且还面临随时被机器人取代的“悲惨现实”。

就技术造就的结果看,撇开养活了更多的人,“美好生活”并不如意。然而这并不是技术本身造成的,让我们偏离正途的,是逐利,是资本的欲望。实际上也只有科技才能创造未

来,但我们必须明白,科技解放的是人,而不是欲望。很多时候,人们不愿意为了长远的理想用锁链锁住对享乐和财富的欲望,反而为了短视的功利目标将欲望当成锁链加诸于己。

要锁住心魔,只有靠信仰的力量。为幸福,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了他自己可以为之牺牲的思想,会有人选择吗?或者说,我们会去探寻、捍卫那些自己可以为之牺牲的思想吗?

又或者在人性的欲望和敬畏之间,根本就没有有一把万能的钥匙,人们痛斥奴役,却又为了“幸福”欣然接受奴役,荒诞大约就是如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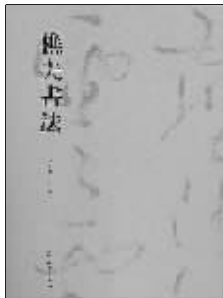
赵春青 绘

一周书情

新颖解读经典 愉悦感悟田园

邓崎凡

《樵夫书法》



燕山樵夫 著
文物出版社

该书是燕山樵夫的草书书法集,共收录54幅书法作品,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古文名言选录;第二类是古今诗词选录;第三类为作者本人的诗词创作;第四类为《千字文》。燕山樵夫本名田克霖,北京怀柔人,此前出版《大世微言》《樵夫诗词》等作品,此次出版的《樵夫书法》作品行云流水,笔法潇洒,都是作者精选而出的心仪作品。

《西天》



顾湘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该书是80后作家顾湘19岁时创作的长篇小说,当年与今何在的《悟空传》被称为“西游双壁”。该书语言优美,富有东方魔幻色彩,展现了在作者那个年纪过人的创作能力。书中的一些句子,也在坊间广为流传。顾湘通过《西天》,重述了唐三藏师徒四人的西行之路。取经途中,他们遭遇种种磨难,但最大的考验不是妖魔鬼怪和刀山火海,而是他们自身的记忆。这些庞杂而混乱的记忆,使他们在西行路上不断怀疑自己,他们有时不知道为何行走,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书中探讨的问题十分深刻,解读《西游记》的角度也非常新颖。

《元年春之祭》



陆毅榭 著
新星出版社

该书是复旦大学古籍所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生陆毅榭的推理小说。“屈原的身份并不仅仅是士大夫,同时也是参与楚国国家祭祀的巫女,而且是自幼身着男装直至暮年的巫女。”“天汉元年,初次探访楚地云梦泽的长安豪族之女於陵葵,就以上述观点惊动了曾经执掌楚国国家祭祀的观氏一族。此番造访,她与观氏家族的女巫观露申一直关系紧张,而突然发生的连续命案,更令露申怀疑,这个外族人就是一切噩梦的源头。究竟谁才是幕后黑手?凶手的动机究竟是祭祀活动有关,还是与四年前观氏一族的血案有关?於陵葵决意找出真相……”

《园圃之乐》



【德】赫尔曼·黑塞 著 韩耀成 译
雅众文化/新星出版社

该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浪漫派最后一位骑士”黑塞尔曼·黑塞在战乱之年退隐山间,思考人性的一本自然随笔集。他与花鸟草木相伴展眸,共度寒暑,在耕读中寻得自我安宁,点滴感悟汇成了《园圃之乐》这本散文经典;黑塞的文字一如其笔下的水彩画,秀永平和,细腻雅致,似有一股淡淡的哀伤,又不乏对生命的超然顿悟。

这幅《清明上河图》为什么画的是苏州

照原作的构图结构,以明代苏州城为背景,加入其生活时代的经济、文化、风俗等内容,重新创作的一幅全新画卷。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卷长528厘米,共描绘600多个人物;而仇英摹本画卷增长约一倍,画中人物超过2000个。

在仇英摹本中,宏大豪华的房屋建筑、鳞次栉比的手工作坊、随处可见的青楼、戏台,这些景象都是明代中叶江南市镇经济的时代烙印。有明一代自正德以后,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地区随着商业经济的发达,官员、商贾经营产业,积聚了大量财富,世风逐渐由明初的俭朴转向奢靡。可以说,仇英摹本《清明上河图》正是当时江南地区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仇英绘制的《清明上河图》上,有文征明撰写的《清明上河图记》,文末称此画——“纤毫无漏,直可夺天巧,复旧观矣。后之览者,当即以真本视之可也”。(朱林)

点墨·舆画

第八期

你能看见一个母亲的温和与耐心。她是那么用心地参与孩子们的成长过程,给他们足够的包容、理解、关爱和欣赏。让我明白自己的不足,并决定在以后的生活里,给孩子多点时间,不抱怨,多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她们,耐心地陪她们成长。

“从妈妈的角度看孩子的世界,不难;难得的是妈妈会蹲下来,保持和孩子一样的高度看世界——我们是一样的生命,我们彼此尊重,我们一起成长。”作者如实地告诉我们如何做一名好家长,那就是蹲下来,从孩子的角度看世界,孩子都是懵懂的、纯真的、幸福的、快乐的,我们学会了用他们的眼光看世界,就会觉得任何一件事物的存在都是美好的。

龙应台的《孩子,你慢慢来》,让我明白,爱就是等待,是细水长流,是陪伴,更是欣赏。爱孩子,就要尊重他们的个性,允许他们慢慢来,在他们慢慢地成长中,给予足够的耐心和爱心,细心等待他们从懵懂的幼儿变成懂事的少年。

最感动我的一本书 征文



明·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在以清明节为主题的画作中,《清明上河图》无疑是最有名的。即便是置于中国传世画作中,《清明上河图》也几乎是名气最大的。2015年故宫举办《石渠宝笈》大展,《清明上河图》可谓赚足了眼球,并因之衍生出一个新名词——“故宫跑”——由于观众过于热情,曾出现过早晨午门一开就有千人跑步冲向武英殿的情形。

人们似乎习惯于赋予一些大体思精的作品更为丰富的含义。正如因《红楼梦》而衍生出的“红学”,后世对《清明上河图》的研究也近乎衍生出“清明上学学”。光是“清明”二字,学界就有多种解释。通常,“清明”被理解为“清明节”,但也有学者认为“清明”指北宋汴梁外城东郊区的“清明坊”,还有学者提出“清明”实为“政治清明”的寓意。

爱是等待

刘亚华

我是一口气读完龙应台的《孩子,你慢慢来》的。

打开扉页的时候,我正坐在刚上一年级的小女儿身边,陪她写作业。也许是刚刚接触新知识,很多拼音她都不会写,不会读,我指出了半天,她仍然一脸茫然。我蹿起一阵火气,数落了她一阵,结果,她哇哇大哭起来。这时的我,需要一本书来让自己安静下来,更希望在教育孩子的道路上,得到指点和帮助。于是,我想到前不久从图书馆里借来的《孩子,你慢慢来》,便迫不及待地打开来读。我的目的是,通过阅读这本书,能懂得如何做一个耐心的家长。

“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望着这个眼睛漂亮的小孩专心地做一件事,是的,我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他从从容容地把这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文章的开

农民写诗得奖,有何不妥

苏墨

18个字,获奖万元,平均每个字555.6元。湖南省湘阴县鹤龙湖镇年近七旬的农民诗人危勇一夜之间就火了。人们对他的这首风格酷似《咏鹅》的诗作《咏鸡》争议颇多。其实,作品优秀还在其次,一位老农拿诗歌奖才更招惹眼球。

“抄袭骆宾王的《咏鹅》”被当做核心“罪证”。如果从风格来看,《咏鸡》的确是借鉴了《咏鹅》,但最多算是仿写而非抄袭。如果以格式断句都一样为由,呵呵,大概同个词牌的词曲都算抄袭了。如此说来,那是辛弃疾抄了苏轼,还是要抄了柳永呢?《百年孤独》的开场白,被无数作家模仿过,这里面有莫言、余华、陈忠实、刘恒、苏童……其中《檀香刑》《白鹿原》《狗日的粮食》等等荣获过的文学奖列出来怕是能囊括国内所有的文学奖项。为什么名家模仿就是佳话,农民模仿就要被诟病呢?

“鸡,鸡,鸡,尖嘴对天啼。三更呼皓月,五鼓唤晨曦。”公允地说,这首诗的确不能算是完美,窃以为韵味上差了一点,怕是难以如《咏鹅》一般流传千古。更何况物议如沸之下,又有谁会真正关心诗歌本身的优劣呢?回到《咏鸡》,骆宾王7岁作诗不也是为此增加了传奇性吗?并没有人说过《咏鹅》多有思想性,它是以“自然、真切、传神”成为经典的。这些特质《咏鸡》也一样是有的。

除此之外,《咏鸡》行文干净,刻画生动,格律严谨,也算是佳作了。18个字得奖,更无可厚非,谁说好文章非要是鸿篇巨制?言简意赅,难道不是更高的境界吗?微言大义被称为春秋笔法,虽然《咏鸡》做不到一字褒贬,但是18个字就把鸡的形象写得跃然纸上,也是难能可贵的。文字的载体越来越廉价了,文章的废话也跟着多了起来,已经少有人用功在短小精悍上



《有一种爱叫永远》首发

本报讯(记者苏墨)3月30日,著名归侨女作家陈慧瑛创作的《有一种爱叫永远》新书首发式作品座谈会在京举办。会上,作者陈慧瑛、厦门日报社总编辑江曙曜、厦门大学出版社社长蒋东明分别从创作、组稿、策划再到出版的各个环节与大家作了分享,深入介绍了这本书的诞生经历。

作者陈慧瑛是中国著名的归侨女作家,擅长散文、报告文学和诗歌的创作,该书以乡缘、乡魂、乡愁为线,串起了陈慧瑛爱国、爱

乡、爱校的情怀和精神,体现了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资源和独特优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这一思想。

时值厦门大学95周年校庆,《有一种爱叫永远》首发式也是校庆系列活动之一,通过这场活动,既向社会大众展现了厦大校友的杰出成就,厦门特区日新月异巨大变化,也是对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积极奉献祖国的最好称颂。